

首獎

## 公廈靈柩

◆ 陳家朗

自那天起，木板地就因為泡水  
而隆起了一條長長  
的凸出，摸起來

像極了你的脊椎骨，一直  
延伸到陽臺。我沿路，撫至你頸項  
的位置，有風，像髮，像你呼出來的鼻鼾聲——而你就趴著  
趴著睡，雙手，是陽臺的角落

倒下的小盆栽，指甲  
落下的花瓣，彷彿

不久前，仍有蝴蝶在停佇——我搖搖你

輕輕，把盆栽扶正、又再  
倒了下來了——你還是

還是沒有醒來，耳朵處，猶有未及、或是忘記換下的  
飾物，那糊塗

不堪的樣子，是多麼的引人發笑呀，引人，想去捉弄，但我  
笑了好久

好久，還要惡作劇地，把你的耳飾  
換成月，又換回了太陽——你還是

還是沒有醒來，我就感覺  
有點無趣了、不再

企圖去吵你。我便從陽臺處

走回去。脊椎骨，接著的就是腿，一直，延伸到牆角  
發霉的地方，你的腿

的位置，拌著霉樣的雲朵，且散出了

滿室的蒼蠅與老鼠，好像

就是你在夢裡，行走

又飛翔，披身黑襯的喪服，列隊，將所有持續滴落

牆壁的滲水都整齊

抬回我，漆黑的眼睛中，讓我驚覺

提醒著我——

## 作者簡介——陳家朗

陳家朗，一九九八年生，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作品曾發表於《澳門日報》、《澳門筆匯》，以及香港《聲韻詩刊》，望能在詩上學習、成長，體驗意義。曾獲二〇二二金車新詩獎特優獎。信仰楊牧。

## 評審意見——陳育虹

作者從公寓泡水凸出的地板說起，不動聲色地描述脊椎骨、陽臺、頸項、風、頭髮、雙手，以及……地板上趴睡的人。那人雙手是歪斜的盆栽，指甲是花瓣萎落，耳飾還沒摘掉。

他想逗弄那人，「把你的耳飾／換成月，又換回了太陽——你還是／還是沒有醒來，我就感覺／有點無趣了」。那人已死，公寓裡鼠蠅亂竄，而詩結束在一個無預警的刪節號，像是猝死，像是死亡目擊者的失措反應。

這是超現實的黑色幽默。

死亡是孤獨的，孤獨猝死是不堪的，其難以啟齒處更添增了文字表達的困難；但憑著這黑色幽默手法及深刻而節制的情感和語調，作者幾乎優雅地暴露了現實的苦澀惶目。「孤獨死」有當代迫切性，在諸多社會議題中卻較少受論及，則此篇也顯示了作者涉世的敏感。